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二十三回 美金台被擒遇救 鮑千金飯店交拳

話說聖姑姑走進房中，細看病人，一息奄奄。念他是個孝子，他若死了，母命難活，便道：「老媽媽，取半杯清水來。」婦人道：「大娘娘要來何用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我有用處，取來就是。」老婦人沒奈何，就去取半杯水送與聖姑姑。那聖姑姑將杯接在手中，便將手指畫符，口中默念真言。咒畢，便叫媽媽：「你把病人扶起，將他仰面朝天睡下。」只見他緊閉牙關，伸兩個指頭，把那病人鼻子兩旁狠狠擠將攏來，病人口就張開，就將符水慢慢傾入病人口內。回頭便叫：「媽媽，令郎有命的了。」老婦人便立在牀前，只管看。約有一個時辰，只見那病人張開眼來，肚中呱呱的響，反身來了，吐出許多黃連水。嘔吐完畢，便叫：「啊，母親。」老婦人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吾兒，如今好些麼？」他兒子道：「孩兒起初口口難過得很，如今好得多了。」老婦人道：「難得啊難得。」回頭便叫：「大娘娘，小兒這個殘生幸得大娘娘。尚未得知，如今還要醫生看治否？何時可以康強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啊，老人家，如今令郎的病去大半了，何須再要醫生看呢？過了三天就安康的了。只要調理調理。」老婦人道：「是哉。這調理二字是不中用的。」聖姑姑道：「為何呢？」老婦人道：「自遭回祿之後，窮苦不堪，如今小兒一病三月，弄得燈盡油光，飯多沒得吃，那裡來調理呢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可憐！妾身有一法兒在此。可有瓦罐頭？取一個來。」老婦人道：「待吾取來。大娘娘，瓦罐在此。」聖姑姑伸手向身邊輕輕摸出一文錢來，即丟入罐中，一口氣，書一道符：「啊，媽媽你把罐頭搖搖看。」那老婦人雙手捧了瓦罐搖上幾搖，叮噹聲響，不知什麼東西。聖姑姑說：「且倒來看。」倒出來一看，是一百文錢。老婆婆一見，喜歡非常。聖姑姑便吩咐道：「啊，媽媽，你把一文母錢每夜丟在罐中，次日產錢九十九個。天天如此，九十九個母子，用得來了。但只可自家知道，斷斷不可泄露天機的。若與人知道了，一個錢多沒有的。」婦人道了謝，忙問：「仙家住居何處？」聖姑姑道：「不必問吾，日後自知。」出房同永兒要去了。那老婦人慇懃苦留，總留不住。只得送他出門，笑嘻嘻閉上了門。每日有九十九個可以調理兒子復元。那兒子後來到王則名下做將軍的，此話書中且暫表。

話說兩妖精此來為金台的事，不知左驍、張鸞可救得成否？那裡曉得滄台惠十分利害，自從任總兵去後，他又回思一想，說那貝州金小子乃是聞名的好漢，如今在琵琶亭結義，朋友必多，況且登萊門法拿捉張鸞、左驍之時，金台出力幫助，必是張鸞一黨。此番五百兵丁倘然拿不住金台，豈不是笑話了？吾想毛遂、林繼祖乃是茅山真君的徒弟，法術甚大，不免差他前去接應。主意已定，即差毛遂、繼祖帶領一千人馬前往江西去了。毛、林二人領命遂行。再說任總兵捉住了金台等五犯，一路長驅，從龍虎山前經過。只見一個黃面和尚，穿著破衣，手中提一條鐵棍當住去路，念聲阿彌陀佛，便道：「來的老爺們，作福，作福。貧僧是遠來的，只因無衣無食，伏乞佈施舊衣一件，就子孫萬代有龍衣穿了，佈施米一斗，子孫代代上天梯了。」嘮嘮叨叨甚為惹厭。官兵住了馬蹄，喝也不退，打也不退。任總兵高聲罵道：「你這禿奴，好不知趣！俺們奉旨拿解欽犯的，為什麼在此討厭？還不走去讓俺的去路麼？」左驍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僧來看佛面，作福佈施，大有功德的。」任總兵道：「好一個大膽和尚，這樣倔強。」吩咐拿下。左驍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拿不得的，拿不得的。」看他像一個癡和尚樣子，任他們拿捉，只管念佛。任總兵大喝：「狗和尚，前在東京懼罪逃脫，現在各處拿你。你今日自投羅網，前來送死！」吩咐綁了砍去罷。左驍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殺不得的，殺了出家人罪過的。」但見軍士就來拿牢，綁住，砍一刀，撲托一聲，光頭落地。忽見紅光衝到半天，眾人魂飛魄散，兵卒道：「呀，啊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殺了一個頭，又有一個長出來。」便又是一刀，撲托滾下來，是一道紅光，又是一個頭長出來了。連殺七刀，長出七個頭。任總兵又好氣又好笑。正在無法可施之時，只見一個齷齪道人走過來說：「無量壽佛，那個在此殺生害命？好不罪過！」任總兵抬眼一看，認得道人名字叫張鸞，喝令將他拿住了！張鸞假意呼冤。只見又是一個鵬黃的和尚，一蹣一拐，在前面說道：「僧家不犯法，如何胡亂好殺？殺了出家人，總兵的難動。若要不如放了罷，放了罷，放了罷，菩薩摩化。」一個道士，一個僧人，擋住了任總兵，擾不清楚。任總兵喝令將他們捉下，左驍念了幾句真言，頃刻之間飛沙走石，括括大風，從空伸出拿雲手來，把囚車內五個犯人提了出來，五起分開，刑具解下，各自逃去。那任總兵覺得眼前暗昏昏，大風吹得滿身寒冷。隨來五百兵丁多凍壞了。恰好毛、林二人到來，詢知是打劫犯人，便大喝：「張鸞休得無禮，左驍逆畜勿要欺人！」毛遂向懷中摸出美彈丸來，像桃核形狀，向空中祭起，幾聲霹靂，大風立退，法寶收回。左驍一驚非小：「不好了！這是那個法術，如此利害，還當了得！」便念動真言，三百六十邪神急來護身，卻拿著一卷天書祭起，便有閃閃金光射目，望眾人打來。那毛遂要收法寶，那經得天書來得快，好不利害！一個頭元跌下馬來。左驍喝聲：「神將，把他提到雲南去罷。」法旨一下，那神將在空中把毛遂提到了雲南地界。左驍收回天書，惱了旁邊林老爺，喝聲：「逆黨休要無禮！」口中也念真言，輕輕祭起一粒定妖珠。此珠專捉狐狸。左驍幸虧逃走得快。張鸞法術奇妙，念動真言，只見一隻青鳥半空飛去，竟把明珠銜去，喝聲：「神將，提到陝西去。」卻領了法旨提去了。可憐這林繼祖法力低微，提到陝西城外。張鸞收拾法寶，青鳥口中吐出一粒珠。張鸞哈哈大笑道：「不想今日倒多出一樁法寶來了，但不知那樣用法，待吾收拾在此，再作道理。」任總兵唬得呆了，主意全無，只得傳令兵丁，休要坐視，快將妖物捉下來。那五百兵丁多怕，說道：「老爺，今日有些晦氣。和尚道士多有法力，我們誰甘當災呢？五個犯人多劫去的了，倒不如回京請旨罷。」任老爺正在兩難，只見張鸞、左驍在空中合掌，一個念「無量壽佛」，一個念「阿彌陀佛」，哈哈大笑而去。任總兵無可奈何，只得領了兵丁回京覆旨去了。

且說張鸞與左驍會同一路，雲遊海島蓬萊。講到張其、鄭千、浦二、華雲龍四人分為四處，大家觀看，滿心大悅，意欲原歸舊處，又恐官兵拿捉。各有本領，打劫人財使用，直到金山大拜英雄敘會，後首再提。原說金台在荒郊之中，心內想道：「險些兒拿去受災，那知又被他們救出，得到此間。朋友西東分散，意欲到何其家去，又恐暗暗有兵追來，好叫吾進退無門。」一路憂愁，一路思想，到了江塘水口，呆呆立著。只見江心中有一隻小舟到來，艙上有個美女，玉手尖尖的把櫓。船頭上有個中年婦女，叫道：「漢子若要過江請下船來，渡你過去。」金台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前日登萊州渡吾過江的聖姑姑，莫非與吾有緣，所以今日到此間來的？不免叫他渡過江去，免得官兵追上前來。便招呼，船遂泊岸。金台亦即下船，輕輕搖到江心裡。聖姑姑啟口問道：「啊，漢子，你可認得吾否？」金台道：「認得的，前日登萊門法，看吾姑姑妙法世間無及，喜得今朝又能相會，煩渡區區。」聖姑姑道：「你那邊做怎麼？」金台道：「只為琵琶亭結義，被官兵拿捉，故而要逃到那邊去，又恐怕官兵未退追來，且往那邊另覓棲身。」聖姑聽說，笑道：「漢子，因何這等愚法怕是非？目下琵琶亭小拜不成，何不再往金山大拜？英雄好漢敘會一處，共扶新主，豈不為美麼？」金台道：「又是什麼金山大拜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啊，漢子，你且聽說，不必三心兩心，管教你日後自有興隆日子，成就功名，再有子孫。」金台聽說，心中想道：「又叫吾金山大拜英雄敘會，未知是真是假。吾且看其光景，再行調停。」那妖精搖櫓如飛，只有一個時辰，已到江鎮城外。「啊，漢子就在這裡上岸罷。」金台道：「是哉。但是小子身邊不曾帶得銀錢，擺渡錢多沒有。這便怎麼？」聖姑姑道：「那個要你擺渡錢？」永兒道：「啊，母親，自古道：要知心腹事，待聽口中言。擺渡錢多沒有，料想盤川無著。何不與他幾兩銀子，也算行了一樁好事。」聖姑姑把頭來一點，念幾句真言，略用小法，城外頭有一銀鋪內，三封銀子不見了，卻被老狐運了來，一起送與金台。貝州好漢慇懃道謝，立刻上岸。聖姑姑開船往各處逍遙去了。

金台上岸來觀看，只見那三市喧嘩，店舖密密，漸見西山日落。金台呆想道：「天色已晚，須去尋個安歇之所才好。」只得信步前行，人來人去，熱鬧得狠。肚中有些饑餓了，須去買飯來吃。便轉彎走過去。只見那邊一盞紅燈上寫著「安寓客商」四個大字，金台就立停叫道：「啊，店家！」店主應道：「來哉，來哉。門前一盞燈，安歇四方人，四方人不到，抵莊不開門。客人啊，是歇夜的麼？」金台道：「正是。」店王道：「行李呢？」金台道：「行李被強盜搶去，故而沒有了。」店王道：「但是沒有行李小店勿留的，別家去罷。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店主，行李雖無，房飯錢是一樣的。休來作難，今夜且留了罷。」店王道：「啊，客人，近來強盜甚多，東也搶，西也搶，岸上也搶，水裡也搶，衙門裡差通班馬快查捉，嚴緊得很。水道還有船隻查緝，前日出示著

吾門客寓，不准留宿面生之人。勿有行李的客人一發不准容留。各店家出結，一並而行之，並不作難客人的。」金台聽說，把手搓搓。不肯留客也沒奈何，叫吾今宵何處去歇呢？咳！出門人行李原要，不可不有的。」啊，店家，不准留歇，這是由你。但是吾肚中饑了，有飯賣的麼？」店主道：「飯是有的，裡面請坐。」金台走進來，揀了空座坐下。小二先把桌兒一揩，便道：「客人可用酒的麼？」金台道：「酒飯一齊要的。」小二道：「客人點菜。」金台道：「隨意可也。」小二道：「葷的呢，素的？」金台道：「不拘葷素，只要上好的。」小二道：「是哉。」那小二忙去拿了一壺酒，三色葷菜，三色素菜，一雙牙箸來送金檯面前。金台想來思去，心事甚多，酒也無心吃，摸耳抓頭的想。正在惱悶，走來一個長大漢子，性格剛強，大呼小喊：「揩桌子。」原來是個汪洋大盜，故而道理全無。「開店的！有好酒拿來，俺吃個爽快。」小二道：「來哉，來哉。客人先用好酒，飯就來的。」金台抬眼看這強徒，品格高強，全無道理，一面凶相，口闊方腮，獅子鼻頭，身高體胖，兩腮鬚鬚。非是山林強盜，定是海面強徒，必不是循良之人。看他的吃品行爲，好無道理，不知本領拳頭如何？只見他黃湯多少吃得下去，魚肉取來一刻就完，連呼添菜添酒。那小二忙忙答應：「來哉，來哉。」漢子道：「俺在此，你、你為何慢慢的走來？」小二道：「客人，才燒好菜在此。」漢子道：「放著，再添酒來。」小二道：「來哉，來哉。」勿好哉，被他吃得精光，如何是好？狗娘的人，吃得空空，你看有些醉了，腳歪伶仃了。小二走來說：「客人，會鈔口虐。」漢子道：「鈔不會了。」小二道：「走了？」漢子道：「吃完了自然走了。」小二道：「噯噯噯，鈔是總要會的。若是吃了酒飯，多像你這樣子，吾們店也開不成功了。」漢子道：「哈哈，你要會鈔麼？你認認吾看，俺也不與你打架，只要把你抓。」小二道：「嚇唷唷。」漢子道：「你卻不認得，俺是好漢中丈夫，你若耍吾的錢，賞你兩記巴掌。」小二道：「啊，客人吃了吾們酒飯，倒來打吾，捉牢他，捉牢他啊！」好漢子到走出店門，耀武揚威。金台見了大怒，立起來高聲大罵「狗烏龜」。撒開大步追出店門，那吃白食的要吃虧了。講到金台，不但本領高強，而且兩足甚快，一日一夜能行六百里路程。何況這一點點地方追他不上麼！追著大漢，住步說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開店的拿了本錢要生利息，你來白吃，賬不算，鈔不會，你這個面孔有幾斤重？」大漢聽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狗賊的，原來一個年輕人，乳氣未盡，孩子一般，口出狂言，看輕俺坐不改姓，行不更名，江河好漢鮑將軍，常吃無錢食的，誰敢前來說話！你這小兒休要管閒賬，快些去與你娘親討乳吃罷。」金台道：「狗頭，你有什麼本領，擅敢吃白食！俺若不見，由你胡行；俺今親眼見了，那肯寬恕你麼？快快還錢，饒你狗命。若還倔強，不留情的。」大漢聽說，就一拳打過來。金台趁勢一弔，那漢子登時跌倒。金台道：「呀，這狗頭一點本領也沒有，倒要吃白食。問你酒錢還也不還？」漢子道：「放就去還的。」金台扯進店門說道：「啊，店家你今何必呆立，快把酒賬來算。」店主道：「算好的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共該多少？」店主道：「實足五錢八分銀子。」金台道：「如此，與他五錢八分銀子。」漢子道：「啊，英雄吩咐，敢不從命！奈吾絲毫不帶，若容到船中去取，照數還他便了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